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五回 第四節

五爺說道：「三里多地，我怎麼沒追上你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平日他們都說我腳程太慢，這幾年我淨練腳程啦。」蔣五爺定睛一看，賈明眼淚還沒乾呢，遂說道：「我會追不上你？不對不對。你說實話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五叔，乾啦，三太、楊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銀龍，他們五個人都在前面方家集被人家拿住啦，眼看著要開膛摘心，惡道師徒的計劃，要炒心片，熬人心湯。」蔣五爺問道：「他們何以到方家集被獲遭擒？」賈明遂說：「白天在飯館吃飯，山西人吃飯沒錢，黃三太候飯賬，山西人罵街，我們追那山西人，追到方家集有一條大衙衙，那老西一進衙衙，就不見了，我們看見有一家門口，貼著紅東帖，上書『發賣二刃雙鋒寶劍，龍頭桿棒』。我們夜探方宅，他們五個人被人家拿住，惡道要開膛摘心。」蔣五爺聞聽，口中叫道：「明兒引路，方家集去救三太五人。」賈明在前，蔣五爺在後，仍由原路而來。來到大牆根下，賈明問道：「五叔，我師傅老和尚是你什麼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那是我師兄啊。」賈明又問道：「我父親呢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那是我七哥呀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是我什麼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你不用多煩，有什麼事快說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沒有別的事，姪兒方才被人家追了好幾個跑，這回你得給我找找場面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那是當然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得聽我招呼，你先到東廂房隱住身形，將棍放在瓦壘之內，我先下去與賊人答言，我招呼你時，你可當時就得下去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可別走了，你要一走，他們就將我宰啦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不要耽誤時候啦。」賈明來到東廂房，蔣五爺伏在後坡，亮銀盤龍棍順在瓦壘之內，賈明故意踩碎了房上的瓦，大聲喊道：「好一個坐地分贓之賊！要害我三哥？大英雄賈明來也！」老道說道：「方寨主多要留神，這小子可不敢如此。」方成笑道：「道爺太長他人的威風了。」金頭虎跳下東房，方成合著鑲鐵戟，賈明說道：「小毛賊如知時務，獻出老道師徒，跪倒叫金頭虎三聲爺爺，我能饒爾不死；要動上手，大英雄收招不住，毛賊你有性命之憂！」方成說道：「你可別跑，你品行不端，方才追你幾個跑。」

賈明說道：「小毛賊，方才大英雄要笑你，你也沒拿耳朵摸摸，咱們爸爸明清八義鑽雲太保賈七爺，我師傅紅蓮羅漢弼昆長老，神通廣大，佛法無邊，摘七星換北斗，移山倒海，撒豆成兵，呼風喚雨，外有七十二變。咱倆畫個圈，單打獨鬥，誰要出圈，便是狗熊。我用一字杵畫圈。」說著畫了一個圈，有兩間屋子大。方成說道：「你緊自不動手，寨主爺可要用戟紮你了。」

賈明道：「毛賊你提住氣，我得念咒。」金頭虎遂臉朝上，先咳嗽兩聲，口中念道：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勝三大爺何在？」惡道與方成仰面觀看，並不見有人。賈明說道：「為何勝爺不來呢？啊啊，年邁啦，七字真言調不來啦，拘一個年輕的吧。天靈靈，地靈靈，蔣五叔何在？」老道聞聽，嚇了一機伶，並不見人，賈明不見蔣五爺下來，老道四顧無人，賈明說道：「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，蔣五叔你要不下來，可就沒有好聽的啦。」蔣五爺聞聽，又是氣又是笑，站起來，一聲吶喊：「大膽的毛賊，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！」老道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我的佛！」群賊一陣大亂，蔣五爺合棍縱下東廂房，要單棍獨鬥群賊。惡道乘亂之際回了大廳，將大廳燈光熄滅，一拉張德壽的衣服，爺倆進了東暗間鑽於牀下，借地道暗暗而逃。方成是蠢材，老道方一來的時候，就以老道為推心置腹之人，方成就將地道告訴了老道，言說官兵晒了宅院都不要緊，我大廳東暗間有地道，直通大牆後葦塘。

不表老道師徒暗自逃遁，方成手提畫桿觀看蔣伯芳，面如白玉，一身吉祥白的衣服，掌中盤龍棍一條，猶如雪霜一般，粗似鴨卵，燈光之下看不見赤線穿雙眉，只見俊美少年含著威風，風流才子隱著一團殺氣，年在二十來歲。方成耳聞蔣伯芳一條棍縱橫十四省，這一見面倒有點不甚相信了，方成雖然是蠢材，心眼還算活動，口中叫道：「你就是飛天玉虎蔣伯芳？聞名不如見面，不用本寨主拿你，我派一位朋友，就拿了你啦。」

遂回頭叫道：「汪寨主！請你捉拿蔣伯芳。」房簷下一個賊寇，手掌混鐵大棍，有茶碗粗細，面似熟蟹蓋，身高七尺，凶若瘟神，比五爺這條棍粗一小半，長有一丈餘。金頭虎一看，嚇得向東而退，心中說道：「姥姥，這一棍能砸得我入地三尺。」

汪賊向蔣五爺身前走來。五爺緊皺雙眉，心中暗道：「我打遍天下，未遇見過這樣的一條棍。」賊的渾鐵棍夠上部位，泰山壓頂奔蔣五爺頭上打去。蔣伯芳遇這種兵刃，都用棍橫著擋，蔣五爺一看賊人這條棍比自己的棍重得多，五爺思至此，先閃開了身軀，用盤龍棍向外一繃賊人的棍，就聽嘎啞一聲，渾鐵棍彎啦，原來這條棍是鐵葉包的。金頭虎喊道：「小子！你可將我冤苦啦，我要知道你的棍不是真的，咱倆早就滾上啦。」蔣五爺向上一跟步，縱起身來，用了一招野雞抖翎，橫著奔賊人太陽穴打去，就聽「撲」一聲，萬朵桃花開，腦髓皆崩，鐵棍將汪德興打死。雙鞭將呂達成向上一縱身形，竹節鞭有胳膊粗細。五爺明白八成，這兩條鞭必是紙糊的元寶，也是假的，坐地分贓的賊人，拿這兩人當台柱子。五爺縱起身形，夠奔賊人頂梁便打，雙鞭將呂達成急忙用雙鞭使了一招雙插花，向上一架，他焉能架得住五爺的盤龍棍？木鞭向下一隨，棍著頂梁，鮮血崩流，翻身栽倒。眾賊人一看蔣五爺英雄非常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不約而同全都暗自逃走，將方成的財物搶掠一空，誰也不肯空手而走。方成坐地分贓三年，來得不善，去得更易，前道院有方成的老家人，大聲喊道：「眾位怎麼一點面子都沒有？」

惡賊人說道：「將老東西殺了。」老家人見事不好，嚇得藏在在一旁去了。你道方成乃是祖遺的家產，雖然自己中興，產業也有先人不少，不由的眼睛就紅啦，一抖鑲鐵戟奔蔣五爺胸前便刺。蔣五爺一閃身，用棍一繃，就聽嗆啞啞一聲響，鐵戟猶如金雞亂點頭。蔣五爺就勢順風掃敗葉一棍，方成的戟向外一繃，遂緊跟著縱起身，向蔣五爺頂梁便砸，蔣五爺用鐵門門的架式一橫，震得方成虎口發酸，這才知道，棍掃十四省的英雄名不虛傳。畫桿戟烏龍出水，五爺盤龍棍玉麟翻身，蔣五爺仍是八八六十四棍，亮銀神八棍、達摩傳八棍、出手棍八棍、火燒天八棍，前八棍雷風震動，後八棍斗轉星還，盤龍棍珍珠點地，抱月棍老君坐禪，護身棍隨身亂轉，得勝棍妙法無邊。黑白二英雄殺成一團，蔣五爺衣白臉白盤龍棍雪白，白得猶如白雪；方成臉黑衣青，畫桿鑲鐵戟漆黑，恰如白虎帥巧遇黑煞神。

金頭虎一吐舌頭：「人家倆人打仗，我看什麼？我還不救人等待何時？救出黃三太等，我就說蔣五叔有勇無謀，淨顧打仗不救人啦。」賈明夠奔二道院，一看各屋中箱櫃俱都大開，賈明心中道：「我淨顧看熱鬧，為什麼不弄點金銀呢？」由二道院走到頭道院，見東房中燈燭之光，進了北暗間，看見一個青布帳子，裡面有一個藍布衣裳襟，賈明伸手向底下一摸，捋住了腿腕子啦，說道：「出來吧，小子。」拉出來一看，乃是一個老者，面黃肌瘦，賈明問道：「小子，你在牀底下幹什麼？」老家人將眾賊人搶奪，自己如何攔阻不住，細說了一遍，又叫道：「辦案的老爺，你辦的是賊，我是好人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作賊的，被捉住就是好人？能與不法之人當家人，就能搶奪，方成坐地分贓之賊，他們一進門，有好東西你得留點。」

賈明說到這裡，喊道：「老頭你欲死欲活？你要願意活，方才明柱上五位保鏢的在哪裡？你同我去，我救出那五位，饒你不死。」老家人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陪你去，現在東院水牢之內放著呢。老奴手眼已遲，我點著一個燈籠去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不行不行，我怕你逃走，我揪著你點燈籠去。」將燈籠點著，二人遂奔東院水牢而去。工夫不大，二人來到了東跨院，滿院野草鮮花，南北堆著乾柴，東面一座敞棚，南北寬三丈有餘，東西長五丈有餘，沒有門窗戶壁。老家人領著賈明道：「小老兒身小力薄，水牢上有蓋板，南北一丈二尺長，東西五尺寬，上面蓋的是木板，你將木板打開兩塊，就看見裡面了。」賈明說：「咱有勁，好辦。」賈明來到近前一看，兩塊板早掀開啦。

老家人用燈籠一照，賈明低頭向下一看，倒下十三層階台，南北六棵木椿，出水三四尺高，裡面是水，用燈籠細照，五位蹤影皆無！賈明一翻母狗眼，看見東南角有五棵柏木椿上有鐵環子，拴著繩子。金頭虎不見了五位弟兄，抽出杵來，照定老家人就是一杵，這一杵挾肩帶背，老家人立刻殞命。賈明見老人家身死，心中思索：「五位弟兄一定被賊人所害。方才我只顧看熱鬧啦，不早

來救人，我算什麼東西？」越想自己越氣，伸出虎掌照著自己臉上就是三個大嘴巴子。正在此時，就見東角、西北角，方成的宅院，忽然火起，後院中火光冲天，煙火交加，賈明的母狗眼被煙燻的辨不出東南西北，金頭虎一揉母狗眼說道：「要壞，一會兒要將我燒死在方成的宅院裡。」忽聽北面上有人咳嗽，金頭虎一看，有一個人影就在北面大牆上站著，金頭虎縱上大牆，那黑影蹤跡不見。金頭虎自言自語說道：「這是救我的神人，又將我引到這段大牆之上，這回我可找著道兒啦。」由牆上縱下來，奔東去的小道，仍然夠奔墳地，到在墳地裡，金頭虎一看方成的宅院火光冲天，金頭虎坐在一張石桌之上，就聽方家集鑼音一片，人聲鼎沸，方成的宅院火光達於霄漢，本村乃是一個集場，腳行最多，擔水救火。其實這俱都是鄰居為防患計，各自保護自己的房子，搬運東西，並沒人與方成救火。皆因為方成坐地分贓，本族的家長累次勸他，不教他做此傷天害理之事，方成他不但不知改悔，還背地裡暗派江洋大盜給人家放火搶掠，所以今天方成家裡起火，大伙都不言而喻，知道他是惡貫滿盈啦，誰也不去救火，盡擔水保護四鄰，看著他的宅院燒完了算完。剎那之間，方成的宅院化為灰燼。

金頭虎正在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可別把我五叔燒在裡面？」

金頭虎正在思索，忽聽西邊葦塘之中呼哨亂鳴，就看見葦塘之中出來一家賊寇，此賊極其好認，背後五棵短劍，兩棵長劍，斜插一口寶劍，全身八口寶劍，正是惡道七星真人。惡道師徒二人由大廳東間下了地道，鑽入葦塘，暗看方宅究竟。工夫不大，忽見火光冲天，方知方成宅院已破，惡道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！」張德壽心懷恐懼，叫道：「恩師，倘若有人追來，你向東跑，我向西跑。」師徒二人在葦塘內蹲了多時，見無人追逐，老道遂打呼哨。這是方成招聚賊人的暗號。惡道打了半天的呼哨，並無方成的餘黨，也沒有追趕之人，遂自單身出了葦塘。金頭虎一看惡道奔樹林而來，自己暗道：「要乾，要乾，他要一進來，我就得跑。還得別叫他看見，倘若被他看見，我這條小命就算完啦。」賈明鑽入石桌底下一伏，大氣也不敢喘。

惡道進了樹林子，單單就坐在賈明鑽入石桌底下這長石桌上啦。惡道自己坐在石桌之上，打了一個唉聲，自言自語道：「貧道又連累了方成方寨主，這大一所宅院，一旦之間化為灰燼。可惱方家集之人不來救火。」金頭虎在桌子底下，心中暗道：「惡道這兩條腿在桌子下面，我要一伸手就將他揪住，使勁一抖，將他抖一個筋斗。倘若抖不倒他，我可就乾啦。」此時，惡道做夢也想不到石桌底下還有一位壞小子。金頭虎思索已畢，冷不防一揪老道的腿腕子，用力一抖，老道這個樂子可大啦，嘍咚一聲，鬧了一個狗啃地，鼻子臉面俱都擦破。金頭虎趕緊打桌子底下鑽出來，用磕膝蓋一頂腰眼，攏上兩條胳膊，掏出惡道腰間的絨繩，將惡道四馬倒攢蹄捆上。賈明將老道捆完，一摸老道的兜囊，還有散碎銀兩，掏完銀子，一看斜插柳這口寶劍，正是龔啞仙師之物，金頭虎喊了一聲：「造化呀！我諸葛大爺的寶物得著啦，這個臉可露大啦。」老道念了一聲無量佛，打了一個唉聲，遂說道：「可惜貧道被你這無能之輩所擒，真是生有處，死有地，真氣死我也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賊老道，賈老爺拿你，猶如探囊取物。動手？你這樣的六個都不成。」惡道嘿嘿冷笑。賈明將老道的寶劍亮出來，說道：「惡道，你無故的跑到古城村，燒我勝三大爺的喜棚，勝奎的小媳婦叫你們用鏢也打啦，你平生所為，發賣熏香蒙汗藥、盜取童子紫河車，今天是你報應臨頭，雖千刀萬剮也不能償你之罪。今天我不能一下宰了你，我將你鞋襪脫下來，我先割你腳指頭，割完你腳指頭，我再割你的手指頭，好給被害的人解恨，叫你也受一受。」

語畢蹲在塵埃，解老道的腿帶。賈明正在解老道的腿帶之際，就聽後面腦海有金風的聲音，賈明要不向上起，必打在腦海上，要起來必打在後背，果然向上一起，正打在後背肩窩之上，嘍的一聲，趴在就地，當時過來一人，一抬腿踩住賈明。賈明喊道：「小子！別使勁哪，肚子可大，要放爆。」口中喊著，回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鐵戟將方成。

列位，方成怎麼個來由呢？皆因方成正與蔣五爺動手之際，惡賊見自己宅院四外火起，方成無奈何，用戟一繃盤龍棍，縱出圈子外，進了大廳，五爺跟蹤追人，不見了方成。方成由大廳進了東暗間，順著地道跑入葦塘，沉了沉氣，由葦塘出來，向這塊墳地而來，正趕上賈明喊：「老道！我不一劍宰了你，我將你手足十指俱都割落。」方成奔著聲音而來，一看正是賈明蹲在地下解七星真人的腿帶呢，方成遂由兜囊之中登出一隻鏢來，照定賈明後腦海打去，沒打著後腦海，正打在後背肩窩之下，賈明當時臥伏在地，方成過去一腳踩住。金頭虎一回頭見是方成，說道：「我賈明是渾小子，我早將老道宰了不就完了嗎？為什麼得理不讓人呢？這回我算完啦。」惡道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方施主快救貧道。」方成說道：「道友，你師徒真不好交朋友，一見蔣伯芳來到，你們師徒便暗自逃走。你看看我的宅院，已成飛灰了。」老道說道：「禮義出於富戶，良心喪於困地。別說是貧道，就是您大師兄鎮八方林士佩都懼怕蔣小兒三分。方施主你先將賈明捆上，將寶劍取過來佩帶在身上，你再救貧道。雖然家敗人亡，還落一口寶刀，雖不能說是價值連城，也可以防身護體。」方成聞聽此言，他先將賈明捆上，過去解開老道的綁繩。惡道爬起來擦了擦面上的血痕，仍由方成身上取下寶刀說道：「貧道暫借一用斬仇人。」對賈明說道：「貧道現有寶刀，賈明你有金鍾罩，我試試寶刀能破金鍾罩不能？」金頭虎頭朝東腳朝西，惡道面向南，拔出寶刀，將要手起劍落，金頭虎說道：「道爺你將我解開，我再抽我自己兩個嘴巴子，回頭你再捆上宰了我，我好出我這一輩子渾蛋之氣。」

老道說道：「那是萬萬不能，你宰貧道之時，貧道跟你軟化來嗎？不用費事，轉世為人去吧。」金頭虎遂大聲喊道：「救人哪！惡道在樹林內宰人呢！」老道照定賈明唾了一口，說道：「你要割貧道十指，貧道有一句哼哈嗎？」金頭虎大聲喊叫，方喊過了第三聲，餘音未已，驚動了一位驚天動地的老英雄。

但是距離稍遠，救之不及，看看惡道手起劍落，此人急中生巧，哼了一聲，老道一回頭，沒羽飛蝗石奔老道頭上打來，打的還是真重，鮮血直流。老道不知所措，抹頭便跑，老者喊道：「你哪裡走！」方成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老者答道：「你不認識老子啦？」方成舉目一看，山西老者由腰中取出一物，一把猶如筆管直，一抖顫巍巍，就聽老西說道：「我拿槍打你個猴崽子！」抖手中槍奔頭上打來，方成畫桿戟一橫，豈知此槍會拐彎，正打在臉上，掛了兩道血槽。方成用戟一紮老西，老西閃開身形，照定方成軟肋便打，方成用戟一攔，此槍一拐彎，軟肋上又落了兩道血槽。方成沒見過這宗兵刃，嘍呀一聲，追老道去了。老西說道：「你哪裡跑！一個也跑不了，我拿著驢球的還要寶劍呢。」賈明喊道：「老西大爺！你先別追，先打開我的綁繩，要不然你追一個，回來一個，我就乾啦。」老西說道：「真教老子費事。」回來給賈明解著綁繩道：「老子是個騙子不是？」

賈明說道：「你不是騙子，你是活菩薩。」老西解開了賈明的綁繩，就見一道黑線追下賊人去了。

金頭虎爬起來，抽自己的嘴巴子，打得山響，說道：「何必要割老道十指？放著臉未能露，還栽了筋斗。怎麼活的？這麼大個子。要不然劍也得回來啦，手起劍落，老道就趕路去啦。渾蛋渾到我這兒算到了頭啦，貓咬尿泡瞎歡喜，白拿了一把寶刀，又丟去了，我還在倒了霉的石桌子坐著。這個老者倒是什麼人哪？許為神仙吧？」賈明又坐在石桌子上，工夫不大，就聽東南有人說話：「快追，奔這裡來啦。」金頭虎一看五六個人。自己暗中說道：「這必是方成的餘黨，我一個人不是他們的對手，莫若我還鑽石桌底下去。」金頭虎鑽到石桌子底下，就聽這幾個人說：「好快的腿呀，你我弟兄五人在水牢之中，只求一死，不想忽然間兩塊木板自起，在水牢上面說道：『你們要閉上眼，我若不救你們，我不是英雄。』咱們一閉眼，可沒看見人家怎麼進去的。最難的是人家救出咱們來，身上連一點水都沒沾，別的本事不用說，大概是由柏木樁上縱到咱們被綁的柏木樁上。人家救咱們的這宗能為都少有，解我發誓之時，腳纏著鐵環子，用珍珠倒掛的工夫，我的胳膊在水內，人家未曾下水，解了我的胳膊上的繩，大概是將手伸在水內解的。人家解開我的胳膊綁繩，我才自己蹲下解我足上的綁繩。」又聽有人說道：「我也是這樣。」金頭虎愈聽聲音愈近，原來是香五的聲音。又聽楊香五說道：「咱們哥倆救他們三位，人家走的時候，我可看見啦，由柏木樁子縱到柏木樁子上，到在水牢門的時候，一道黑影就不見啦。等到咱們五個人出來的時候，那道黑影又在葦塘前一晃悠，遂進了葦塘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見他在葦塘外面晃悠，我一追他，地上一個大包裹，將我絆了一個筋斗，我打開包裹一看，原來是咱們五位的頭巾、絹帕、衣服、兵刃、暗器。眼見人家奔這墳走下來啦，怎麼咱們就找不著呢？此人的腿太快啦。」賈明在桌子底下一聽，心中說道：「原來是你們呀。」又聽楊香五說道：「往石桌底下看看。」賈明一聽要看石桌底下，遂由石桌底下出來，說道：「眾位辛苦辛苦。」楊香五說

道：「嚇我一跳，你鑽在這底下做什麼？你真沒羞，弟兄六人出來尋找賊人，五人被獲，你獨自逃走，還有臉再見人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五人乃是無用之輩。我並不是貪生怕死，我要是不走，咱六個叫人家都拿住了，當時就都宰啦；我這一走，你們知道我辦了多大的事呀？說謊語者不是人，我走後將蔣五叔找了來啦，五叔到方家集棍打群賊，我將方成的老家人擒住，才知道你們在方成後院水牢。此水牢在東敵棚，我進去之時，掀開兩塊蓋板，向下一看。東面八棵柏木樁，西面五棵柏木樁，你們在東南角上捆著。我變了嗓音說道：『你們閉上眼睛，我要不救你們五位，我不是英雄。』我要是用原來的嗓音，你們不就都知道了嗎？我露一手絕藝，我打階腳石上縱到木樁上，柏木樁一圍來粗，是平頂，我打這棵柏木樁，縱到那棵柏木樁，我見蕭銀龍怪可憐的，先解開蕭銀龍，然後又解開你楊香五的，你們兩個人都解下來，你們兩個人還不會給他們三個人解開嗎？我解開你們二人之後，我遂在水牢外面等候你們。我這個人辦事精細，未救你們之先，我先將你們的東西得到了手，先放在葦塘之中，然後你們追我，我先進了葦塘，取出衣服放在小道當中，為的是絆你們一下子。你們一看是大包裹，你們打開一看，原來是你們眾人的東西，你們穿衣服之時，我在葦塘子裡隱藏著呢，等到你們穿完了收拾完了，我才打葦塘子裡出來，將你們五個引到此處。磕頭吧小子，救命之恩！」黃三太與張茂龍、李煜他們三個人志誠，過來就要謝賈明救命之恩，銀龍、香五攔阻說道：「別聽他那一套，他向來就沒有咱們腿快，進葦塘子裡那個人腿有多快呀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好好，不是我，就算不是吧，以後你們要再遇危難，決不救你們就是啦。」三太說道：「眾位弟兄，若不是賈賢弟，他怎麼將救人的情形說的一字不差？設非身臨其境，焉能說的前後相符呢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三哥，你真志誠，咱們方才說話，他在石桌底下都聽見啦。」

金頭虎正在朦混眾人之際，就聽葦塘西邊有人喊道：「王八羔子！賈明你救的是哪個人？」說著話進了樹林子，賈明說道：「我沒救人，你救的我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這才是救命的恩公呢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也是人家救的，要不然早就躺在此石桌前面不能動啦。」六位英雄向前緊行幾步跪在塵埃，說道：「救命恩公請上，受我等一拜。但不知長者何如人也？」山西老者半禮相還道：「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賈明、銀龍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，山西人少居逢虎山，兄弟八位，我大拜兄鎮九江屠黎；我二拜兄火德真君孔華陽身人玄門了；我三拜兄神鏢將勝英；四拜兄神刀將李剛；我六拜弟是楊香五的天倫登山豹子楊義臣；我七拜弟是賈明的天倫鑽雲太保賈七爺；我老盟弟早亡，就是那展翅蝴蝶秦天豹；山西人排行在五，姓華名謙字子阮，號叫美髯公。這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嗎？」金頭虎喊道：「可不是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，大水沖了王八廟啦。」老西說道：「胡說，龍王廟。」

金頭虎道：「王八廟與龍王廟相連。」華五爺道：「賈明，吾前者在方宅竊聽老道與方成秘語，他們二人有奔建寧府雙龍山之意，方成的二師兄金面太歲程士俊，是雙龍山的寨主，我雖然沒追上他們，他們必上雙龍山無疑。你們快去追趕，我去找蔣伯芳蔣老五，再找我聯盟弟兄金面韋馱張旺，他們追上你們一路同行。我與張旺把住杭州要路，凡我勝三哥的朋友，我都向雙龍山指引。」山西人說罷，一飄髯，一道黑影，蹤跡不見。

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要不是我的造化，五大爺焉能出世？」

六位英雄夠奔大墳南面，樹林中有香五與銀龍二人早放的東西，將兩個包裹取下來，大伙整理衣襟，將傢伙包在小包裹之內。五位英雄小衣服都濕啦，唯有金頭虎乾淨，五位英雄穿好長大衣服，夠奔建寧府雙龍山。由杭州奔浙江再奔福建。黃三太到浙江時，對眾人說道：「我有心到家探望老母，又恐在路都得耽誤，咱們還是先奔雙龍山，倘若為我一人誤了大事，我何以對我之恩師？」眾人齊聲稱是，說罷，一齊趕路。

路上無事，非止一日，來到建寧府地界，一打聽雙龍山，有人指引：離雙龍山八里，有一座桃柳營，是一個著名的鎮店。

眾人進了鎮店西口，向東去，坐南有一家招商旅店，弟兄六位進了店，天也就方到晌午，三太問道：「掌櫃的，有跨院沒有？」掌櫃的說道：「有個西跨院，北房三間，西房兩間。」

三太道：「我們包這個西跨院啦，別再住別人。」語畢，交給伙計一錠銀子。五位英雄都是武士打扮，店裡伙友十分敬重，打了淨麵湯、漱口水，湖上茶來，跑堂問道：「六位爺台哪行發財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們是保鏢為業。」跟著問道：「掌櫃的，此處離雙龍山多遠哪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出桃柳營直奔正南七八里地，順著河沿向東去便是雙龍山。順江沿向西去，有一個水寨叫孟家寨。」三太問道：「此山有山大王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有。」三太道：「相距只七八里，你們桃柳營不受山大王的影響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達官爺，我們不但受驚恐，而且還沾光呢。」三太問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離我們這兒三十里五十里，絕沒有強搶偷盜之人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若有外來的賊呢？」跑堂說道：「若有外來的綠林道，決不敢在此處作買賣，我們這一方可稱夜不閉戶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與山大王相好吧？」跑堂的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」三太道：「掌櫃的，你別理他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這村為何叫桃柳營呢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達官爺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們此地專種小柳樹，發達的最快，這宗材料，專作杈把農具，專供耕田之用。常聽老人說，東海島國來了一伙人，正在春天，一見此地柳樹長的特別快，給當地人出了一個主意，將柳樹皮割開，在裡面放人桃樹的仁，三年可變成桃樹。三年後果然變成桃樹，結的桃兒有茶碗大小，因此改為桃柳營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們喝完茶，便要參觀參觀。」跑堂的退出之後，弟兄六位喝完茶，出了店房，說著話，出桃柳營向南走，果然七八里地外，一片汪洋大江，順江沿向東，看見一座峻嶺高峰，曲曲彎彎，猶如兩條龍一般。眾英雄觀看，山東西兩面是江。南面可通台灣的黑水洋。北面山坡下翠柏蒼松，這山有三十多丈高，北面修的如同平地一般。山坡上要長出樹來，便叫木匠鋸去；若有土崗，便叫石匠鑿去，故爾猶如平地一般。北面山形下寬上窄，山口上門雞崖環抱，堆積著石頭，有嘍卒把守，真有那一夫當關萬夫難人之勢，金鍾罩鐵布衫也進不去，大石頭要由門雞崖砸下來，金鍾罩也得砸成肉泥。六位小英雄看了多時，實在不能進此山口。蕭銀龍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這座山天然險固，真是俗所謂，一夫當關，萬夫難人。咱們回店吧。」

弟兄六位看完山勢，回到大來店，弟兄六位喝了會子茶，然後又隨便要了點酒飯，酒菜上齊，此時已到掌燈之後。喝著酒，蕭銀龍叫道：「五位兄長，咱們探雙龍山，看看老道師徒落在裡面沒有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什麼，弟兄六位？我看是弟兄五位。我不探山，我探寒了心啦。探林士佩的蓮花峪幾乎將我副了；探蓮花湖幾乎開了我的膛，幸遇見我的親娘舅；探台灣的銀安殿，幾乎死在張奇善之手。回想探山的苦處，比黃連還苦。」蕭銀龍道：「五哥！你有造化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沒有造化，我倒運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有福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有豆腐。說什麼我也不探山。」張茂龍說：「我表弟是鐵了心啦，說什麼他也不探山。六弟咱們倆人探山去吧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對啦，你們倆人探山正對。雙龍山，你們倆人都是龍，二龍探龍山，同類相親；我是虎，龍虎不到頭，龍爭虎鬥，沒我好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三哥！我與茂龍今夜前去探山，如明晨不歸，你可別去接應，由桃柳營往東去是雙龍山，往西去是孟家寨，孟家寨乃是孟二俠的寨子。」蕭金台群英會散後，孟二俠已由台灣搬回原籍。蕭銀龍說道：「如果我們明晨不歸，黃三哥你就去孟家寨打探消息，你到孟家寨，還許與孟金龍大哥相會。勝三大爺喜事後，他們爺兒倆也許回家啦，孟二伯父地理熟，名頭大，金龍哥哥力敵萬人，你若是疼兒愛弟，你可到孟家寨。如果不依小弟之言，你再去雙龍山，倘有差錯，可沒有救應了。」說罷，二人紮綁停妥，帶好兵刃暗器，臨行諄諄囑咐，二人越過店牆，三太等向外相送，李煜說道：「三哥，你看二位賢弟真快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回來還快呢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這是何必？未曾上陣，出此不活利之言。」

銀龍、茂龍二人出了店牆，直奔大江而去，出了桃柳營，順著江沿向東去，在道上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，你能上雙龍山嗎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直上直下三十餘丈高，我上不去，爬山不能爬，山口門雞崖上有人把守，三面是水，我又不諳水性。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七哥，此事怎麼辦呢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咱二人到在那裡再說。」輕車熟路，工夫不大，二人來到雙龍山切近。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！沒有金剛鑽，不能攬瓷器活。我早預備上山之物，你看山坡下樹木交雜，咱們可以借著樹的力量爬山。」說罷，一提腰圍子，腰間盤著繩子呢。解下了繩子，勒英雄帶，提燕雲快靴，伸胳膊遞腿，沒有繃弓地方，亮出雙掌為前爪，判官

筆後有如意頭，前面鵝眉針，兩隻判官筆為前爪，後面腳尖著地，展眼間三十多丈，已經爬到山頭，山坡有石塊，找一塊石頭，將判官筆釘在山坡之上係上繩子，順著山坡將繩頭兒扔下去。張茂龍揪著繩子，腳尖找地，也上了山嶺。

蕭銀龍仍將繩子盤好，藏在青草之內。張茂龍暗暗佩服銀龍之智，遂問道：「銀龍賢弟，你哪裡來的繩子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七哥，白天探山時，回到店裡，我便打發跑堂的買了五斤繩子，準備今夜上山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下去的時候，可還得用此繩，你放在青草裡，回頭要找不著為之奈何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不必過慮，我有記號，回來准不能誤事。」二人到了山嶺向東行去，走了有半里之遙，見高聳大牆，迎面而立，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！你隨在小弟後面，我先上去看看。」銀龍先縱上大牆，跨著牆頭，用手一拍大牆，當當磚的聲音。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，你也上來吧。」張茂龍一飄身上了大牆，蕭銀龍取出一塊問路石，向地下一拋，一聽聲音，並沒有消息埋伏，往四外一看，大房有二百多間，二英雄躡房越脊。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！房脊上是圓圈的千萬別動，那是霸王圈，房簷上有滾瓦別登，七哥你隨在我背後，踩著我的腳印走，萬無差錯。」

二英雄找到聚義廳，一看聚義廳前燈燭輝煌，猶如白晝一般，二英雄由南房後坡奔東敞廳，聚義廳外懸掛燈籠，不亞如火龍一般。再看聚義廳正當中三張金交椅，正當中坐著一位老者，白面長鬚，長眉朗目，穿著一身青，正當水墨蓮花壓頂，背後背著削鋼剃鐵的折鐵寶刀，此人二位小英雄俱都認識，正是蓮花湖老寨主寶刀將韓殿魁；東邊一張金交椅，坐定一人，背後十二棵鏢槍，襯烈火苗，此人背後東面，龍頭鳳尾架子上，插著六十二斤重的狼牙鑽，二人一看，正是鎮八方林士佩；西邊金交椅坐著這位，古銅色壯帽，背後十二枝鏢槍，相襯烈火苗，背後西面兵刃架上，插著一對畫桿描金戟，戟桿有雞卵粗細，蕭銀龍說道：「這必是本山的寨主程士俊，你看此人面如淡金，故人稱金面太歲。」又見東面上有一張桌子，老道七星真人趙昆福，與那鐵戟將方成，還有萬惡的淫賊張德壽；西邊有一張桌子，坐著是太倉三鼠秦尤、柳玉春、崔通三人；東西兩廊下，有七十餘人，高高矮矮、胖胖瘦瘦、丑丑俊俊，俱是飛賊大盜，日走千門，夜盜百戶之輩；聚義廳下站著一百名嘍卒，俱都懷抱樸刀。蕭銀龍低聲叫道：「七哥，你看看這一群，可稱得起綠林道魁首的人物，慢說是咱倆人，就是勝三大爺與我天倫到此，也難奈何他們，今夜咱弟兄二人白來一遭。」

正在此時，惡道七星真人站起身形，叫道：「程寨主！貧道千山萬水，逃在此處，跟令師弟方寨主方成一同前來，多蒙施主不棄，我無物可敬，今有一口二刃雙鋒寶劍，貧道無德佩帶，願奉送寨主，你可稱名高望重之人，可以佩帶此劍。你將此劍暫藏在仙人洞，以防不虞，皆因為老勝英有兩個餘黨，一個叫歐陽天佐，一個叫歐陽天佑，此二人久慣偷盜，綠林道有名的人物，外號人稱賊魔。貧道並不是長他人的威風，滅咱自己的銳氣，現在座上之人，有多少位看見過的？在蕭金台赴群英會，蠻子盜萬壽燈，封皮封著，鎖頭鎖著，門窗戶壁不動，蠻子竟將珍珠燈盜走。如嫌放在仙人洞不牢穩，請寨主佩帶身上，千萬可留神，以免失人。」忽見有一人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寨主爺還是佩帶防身為是，就算蠻子來了，他也白看著。」程士俊說道：「也好。哪一位到仙人洞取劍？」西廊下閃出一家賊寇，面白如玉，穿一身銀灰色衣服，身背後背著一口鋼刀，遂說道：「寨主哥哥，小弟劉智願往。」此賊別號叫玉面小羅成，銀槍將劉智。張茂龍與蕭銀龍不認識此人，黃三太認識他，前三年在鎮江與三太戰過，破了二狼山，此人由地道逃走的，金頭虎賈明將他拿住，認識高雙青正是此人。劉智叫嘍卒點上白紗燈籠，玉面小羅成脫衣服接燈籠，出了聚義廳東角門而去。

張茂龍低聲說道：「蕭賢弟，該咱們二位露臉，此人取劍，咱倆人將他拿住，得回寶劍，回到店中，落一個全臉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，未必不是詐，這一干人是久經大敵之賊，他為何不早取劍？單等你我弟兄來到，他去取劍呢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兄弟，凡事不怕來的早，就怕來的巧。你要不跟下去，我一人跟隨下去。」張茂龍說罷，在後面暗暗跟將下來，蕭銀龍恐怕張茂龍有失，只可在後面跟隨。劉智提著燈籠，由聚義廳奔東跨院，二人在背後跟隨，東跨院牆上有兩對掛燈，穿過頭道東跨院，又到二道東跨院，牆上掛著一對紗燈，再到第三道東跨院，院中沒有燈籠，就是劉智手中提著的這個燈籠啦。

來到西房簷下，劉智一晃紗燈，忽然而滅，劉智自言自語，說道：「沒有多大風，怎麼燈籠忽然滅了呢？」把燈籠放在塵埃，打開罩兒一看，說道：「少才無用的嘍卒，單單用一個蠟頭兒，原來走了油啦，我說怎麼滅了呢，也沒帶著火折子。」說著話，已經也到仙人洞啦，還得摸著黑兒取寶劍，張茂龍低聲說道：「兄弟，我由他後面，用鏈子纏他，他要一回頭，你在他前面，用判官筆照他致命處點他。」張茂龍說罷，一飄身下了房，要由賊人身背後而來，腳方落地，就覺著踩上了一件衣服似的，玉面小羅成下腰一帶絨繩，用串地錦，將張七爺纏住。張茂龍一較勁，就覺著鐵鉤鉤人肉裡，蕭銀龍在房上打火折一看，原來是串地錦將張茂龍擒住。此院中滿布鋼鐵網，上帶倒須鉤的鋼鉤，院中只有三尺寬的行路的當子。蕭銀龍看的明白，由房上飄身下來，縱到劉智面前，遂說道：「賊人哪裡逃走？用串地錦拿人，不算英雄好漢。」亮出判官筆。賊人劉智聞聽有人喊叫，遂握刀照定銀龍頂梁便刺，蕭銀龍用雙筆向外一推賊人的刀，左邊閃出一個空兒，賊人抽刀一上步，由蕭銀龍左邊縱到前面。賊人縱至蕭銀龍前面，就可以拉串地錦的繩子。蕭銀龍心中明白，見賊人縱過去，蕭銀龍隨在背後，緊緊跟隨，賊人無暇下腰拉串地錦的繩子，遂奔西角門而逃。蕭銀龍方要向外縱身際，繃腿繩忽然而起，要是外行愈向上縱，摔的愈重，不縱必然得絆躺下，蕭銀龍杏子眼亂轉，縮小綿軟巧，一踩繃腿繩，借著繩子向上起的勁兒，縱到西角門外。劉智不回頭直向西跑，四個嘍卒向東跑，蕭銀龍順著北牆向西追趕劉智，追出去有十餘丈遠，忽然間房簷上撲嚕一聲，只見一人跨著牆頭問道：「劉寨主，怎樣？」劉智說道：「林大哥快下來吧，擒住一個，這個扎手。」林士佩打牆上縱下來，放過劉智，叫道：「劉大哥！你打開火折照照，決不是官人；要是官人，來不到此山。」

列位，因為什麼張、蕭二人進山，裡面的人會知道呢？皆因二人爬山的時候，有尋山的嘍卒在暗中看見，牆下有暗鈴，直達聚義廳，嘍卒連拉兩下響鈴，聚義廳中就知道是來了兩個人；取寶劍乃是假的，張、蕭二人落在房上的時候，屋中的程士俊早就看見啦，遂叫嘍卒點燈籠，故意用蠟頭，此蠟頭有一定的規矩，到東三道跨院准著完了；劉智自言自語是假的，他一下腰摘燈籠罩，暗將串地錦的繩子拾起來啦，張茂龍跳下來，正正落在網兜裡。蕭銀龍是精明強幹之手，就知道是串地錦，故此縱在劉智前面，與劉智動手，劉智不是銀龍的對手，正在敗走之時，林士佩在前面大牆上等著劉智呢。皆因為劉智出來的時候，林士佩恐怕劉智有失，前來接應，正遇上銀龍追劉智，林士佩飛身下來，叫劉智打開火折，照看是官人不是，林士佩說道：「必然不是官人，咱們這座山附近沒作過買賣。」林士佩一看，原來是蕭銀龍，遂一笑說道：「蕭銀龍啊，你可死期至矣，你還要動手吧？你好大的膽量，敢來探雙龍山。」蕭銀龍一皺眉，一縱身，判官筆二龍戲珠，向林士佩面門便點，林士佩舉鑽便繃。蕭銀龍雙筆照定林士佩襠中便紮，林士佩立著鑽向外繃蕭銀龍的判官雙筆，蕭銀龍趕緊撤筆，二人彼來此往，動上了手。十幾個回合，蕭銀龍的筆碰在鑽上，就覺著虎口發麻，舍了雙筆。林士佩狼牙鑽野雞抖翎，照定少爺頭上便硬。